

群星闪耀的哈佛时刻

唐小兵

1917年夏，留学美国七年的胡适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与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他那天特意用英文朗诵了荷马的诗句：“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这句话在其早年日记里也曾多次出现。胡适自己将之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至深且远。时人及后人对留学生的褒贬不一，爱之誉为天神，恨之贬得一无是处。比如曾经游学日本、欧美十余年的陈寅恪先生在1932年拒绝参加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会议（可列名）时说过一段话：“中国近年集会结社之风盛行，尤以留美学生为甚。互相攀援，为害于国家与人民者殊烈。间有少数，初发起者均甚好，及其发展，分子复杂，君子渐为小人所取代，最后将此会社变坏。结社之首要，在于有共同的崇高理想。有此精神，始能团结巩固，成就事业，造福于民。”

不知道陈先生说起这段话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十余年前他在哈佛留学的那种自由松散却交往频繁的共同体生活？相对于留学史对纽约留学生群体、留日学生的研究，对于晚清民国在波士顿留学的这个中国学生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但若我们回首100年前的那一群风云际会而聚集在哈佛的这些中国学子时，不由得产生天才为何总是成群结队的感慨。吴宓在日记里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团体“七星诗社”来命名他穿梭其中的这个学术和文化共同体（指当时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张鑫海、楼光来、顾泰来及吴宓），也真可谓名副其实，虽然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有点前引胡适诗句里的天纵英才之自况味。这还不包括在其前后的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从吴宓日记可见，这群新文化运动前后来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他们常常在吴宓和汤用彤居住的学生宿舍威尔德楼（Weld Hall）51号房间聚会漫谈，吴宓也时常去陈寅恪居住的 神学楼（Divinity Hall）谈学论道。他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陈寅恪早年纵论中西文化伦理之别思想，也常常一同去查尔斯河边漫步，步行去波士顿逛旧书店，以至于陈寅恪、汤用彤对旧书的情行了若指掌，并规劝吴宓尽可能多购英文书籍以备归国后教研之需。逛书店、漫谈之后，这群中国学生也常常去波士顿唐人街的醉香楼聚餐。吴宓好学，且对新结识的陈寅恪、汤用彤十分推崇，请陈教其梵文，而汤教其佛学，真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一生知己相守望。多年后，当在哈佛担任中文席的赵元任答应张彭春回清华办研究院，而推荐其时已去柏林留学的陈寅恪来接任时，陈寅恪在回信中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一代宗师，如此幽默！

当时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俞大维、梅光迪等中国学子在哈佛虽然是绝对的少数，但学业成绩却非常优秀，以

至于1921年2月17日，兰曼教授给当时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写信提及陈寅恪：“我目前有两名格外优秀的学生——来自上海的陈（寅恪），以及来自‘北都’（或者大家所知的北京）的汤用彤。他们对我十分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充实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二人将会引领未来之发展，并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影响。”陈寅恪的表兄俞大维在哈佛发现了研习梵文、巴利文的印度语文学教授兰曼，并介绍给陈寅恪、汤用彤等，而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则在哈佛发现了对中国古典心怀敬意的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并推荐给了吴宓，吴宓又将他一见如故极为尊崇的白璧德教授介绍给了陈寅恪和汤用彤。后来林语堂、梁实秋等新文学代表人物也结识了白璧德，同样深受影响。这些哈佛的名教授对这群勤奋而有天分的中国学子刮目相看，关怀备至。1920年初波士顿流行性感冒肆虐，竺可桢、吴宓、陈寅恪相继病倒住院。兰曼教授更多去医院探访，并且又费了很多周折找到已出院的陈寅恪之住所探视。冰天雪地里的寻访，惺惺相惜的牵挂，师生情谊，可见一斑。

兰曼教授曾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禧的信件中写道：“我时常希望我在为来自远东的学生所做的事情，也可能（小规模）成为你们勇敢的取经者事业的一种延续。陈先生（指陈寅恪，引者注）掌握的梵文和巴利文知识将会给予他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让他在20

世纪得以继续卓越的法显（Fa Hien）在五世纪时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深信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将忠实地将所学知识造福于他的祖国。”哈佛白璧德教授对中国这群弟子的影响与厚望更是众所皆知。吴宓在192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白璧德对他的嘱托：“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此后求通知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此其功，实较之精通西学为尤巨。巴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这些后来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以“中国文化托命者”自居，未尝没有当年留学哈佛时白璧德等教授的影响，而陈寅恪、汤用彤则更是以其之后浩瀚精深的学问，融合古今，会化中西，在不同的知识和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专研留美学生史的林伟兄的勘探，哈佛大学中文教席的设立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建，其背后都离不开哈佛的兰曼教授和伍兹教授的推动，而两位研究梵文等冷僻学问的名学者之所以对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而真诚的兴趣，则离不开他们所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等给与的深刻印象。可以说，这群天才般群星璀璨的中国学生，以自身的好学、聪敏、卓见和高洁的品行赢得了哈佛教授的高度认可，进而也从深层次地推动了中美文化之间的信任与交流。

吴宓在1919年12月29日的日记



蒸汽时代（油画）
林永康



记录

进城十九年

胡廷楣

崇明土产的老哥，生意做得顺手的时候，会亮一亮口哨绝活，吹起《喀秋莎》，宛转如闻鸟叫，绕梁三周。更多的“菜嫂”，没有顾客的时候，会对着一只手机，不住咯咯地笑。老贾似乎没有什么叫做“休闲”的时候。我看他最多蹲在菜场外面的台阶上，抽一根烟而已。美国一位社会学家说，人在三个空间中生活，分别是居住、工作，还有购物和休闲空间。社会学家希望人们更多地 在休闲空间，也就是如咖啡馆和图书馆这样的“第三空间”，放松自我，并与人交往。

那一段著名的理论发表于1989年，老贾正是在那一年由河南信阳来到了上海。老贾不知道有此理论，知道了又怎样？菜场离开上海如今顶级繁华的休闲之地南京西路，走过去不过一刻钟。他何曾去过逛街？数万元一只的手表，老贾不屑一顾。他只有一只落伍的手机，用来和送菜人手谈。手机上有时间，这就够了。老贾不会去坐咖啡馆，粗大茶叶泡的黑色茶汤，和蓝山咖啡有什么两样？八元一只羊角面包，和一元五角一只的菜包子，在老贾的眼中没有差别。南京路上，老贾一个月的辛苦钱买不了时髦女郎的一只鞋，他连看都不会去看。

他好多年前去过一次动物园。我猜想是他的孩子暑假来上海，陪他们去的。

有一次他茫然地问我，上海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看看。我说起上海博物馆有精美的青铜器和瓷器，中华艺术宫里有活动的《清明上河图》……还说交通便

利，地铁很快就到。他很认真地说，听人家讲过，没有去过。大约有一周，他的妻子没有出现在摊位。

“太太回家去了？”
“是回家了。侍候女儿去了，女儿坐月子了。”
“喜事啊，还不在家中呆个一年半载？”

“很快就回来了。女儿要上班，孩子就交给奶奶了。”

他问我我在带外孙。就说，乡下和城里不一样，姥姥服侍产娘就行了，孩子都是交给奶奶带。

“你的孩子也是奶奶带大的吗？”
“哪里有那么样的福分，奶奶去世得早。大的那个是女儿，读到了高中，我老婆就来上海帮我。两个儿子都是女儿带大的——大的带了小的，她做了小老师。”

不得了，三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本科毕业，其中一个在读博士。博士我见过，戴一副眼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土地规划，放假的日子一般都在农村考察。假期偶然还余几天，就来上海在菜场帮忙。他笑嘻嘻的，穿着几乎有一些破旧，是那种不愿显山露水的人。不过买菜是一把好手，剥蚕豆，剥笋，切冬瓜南瓜都很熟练。他会和买菜人唠家常，有一回，还在开导一位老太太，血压高应该多吃什么蔬菜。

博士的姐姐我也见过。那是在徐家汇上班的白领，就算是穿着菜场的工作服，说话的平缓和一直在脸上的笑容，有装不出来的气质。她经常在周末前来

里曾写道：“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必于诸学之藩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撙。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著，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哈佛的这个群星闪耀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世家，且志怀远大，不拘小节。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先后抵达剑桥市时，哈佛大学刚经历了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学院转型为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其后的A·劳伦斯·洛威尔继续引领该校的跨越式发展（1909–1933）。正可谓生不逢时（时值乱世），学其时矣（学于哈佛繁盛之时），并且风云际会，相互砥砺，彼此促进，援引名师，学有所宗，最终成就了近代中国留学史上的哈佛时期。

这群中国留学生无论是其时学业成绩之优异，以及之后对中国学术、文化、教育和社会之巨大贡献，都无愧于“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更难得可贵的是，这群知识人的大多数不以区分中西于心魔，亦不以新旧贴标签，养世界之眼光，涵广阔之态度，可谓形成了一种超越古今中西左右新旧之争的“古典的现代性”之态度，这或许也是哈佛对20世纪中国文化最深远也最珍贵的馈赠吧！百年留学潮流，至今波涛浩瀚，可谓一个世纪的家国情怀，起伏跌宕，万千心事谁诉？而值这群留学生在哈佛留学百年之际，述往事，访遗踪，追怀往事，汲取心志，不亦其时乎？！

夏家河子是渤海边的小村，南面是鞍子山，北面有一片很美的海。一条从大连过来的铁路在海边蜿蜒而去，直通旅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这里看不到多少民居。印象深的是那个小小的火车站，典型的俄罗斯风格。一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寂静，有一点世外桃源的味道。

这个殖民地时期遗留下的村落，有一所师范学校。四十年前，我在这几读过一年多的书。

那时候刚恢复高考。在乡下劳动了两年多后，忽然有了读书的机会，着实是种意外的惊喜。大多数新生都来自乡下，开学那天，我们的身上还带着泥土气。

师范学校只有一栋楼，走在楼道里，地板颤颤悠悠，好像随时可以塌陷下来。我们吃、住、学习都在这个楼里，教室的对面便是宿舍，一个宿舍挤进二十多人。一年中，竟没有见过像样子的图书馆，可见条件之苦。唯有晚上能够听见大海的涛声，像似催眠曲，那算是天赐的浪漫。

不久便领略到各位老师的风采。给我们上课的先生，有的刚从乡下返回教坛，有的摘掉了右派帽子不久，他们对学生都很客气。师生们彼此都有种新鲜之感，荒废了十年的光景，总算有了读书的时间。许多老师的学术之梦，也随着我们的到来重新开始了。

那时候百废待兴，众人的观念还在慢慢转变的过程。比如，讲先秦的文学，概念还在阶级意识的影子里；讨论希腊神话，结论的东西把丰富的存在遮掩了。但毕竟让我们睁开眼睛，好似从昏暗中走出，满眼明亮的所在。被冻僵的躯体，也开始慢慢蠕活着。

终于可以看到域外的新电影了。最早是日本的影片的引进，电视里偶尔也播几部。学校只有一台电视机供大家观看，所以显得很热闹。记得有一次看《望乡》，满操场的人静坐在那里，均被剧情深深吸引。故事涉及妓女的生活，由此折射出彼时日本女性的不幸。刚播到一半，众人看得入迷的时候，教导处的一位老师突然站起，说，这片子没有意义。随手把电视关掉。下面一片寂静，几百名学生带有点抱怨的目光望着这位老师，却没有 人敢去抗议。大家散去后，给这位老师起了外号：“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理念没有坚持多久，不知什么人突然组织大家学习跳舞。这一次没有老师出来阻拦，操场上播放着圆舞曲，胆子大一点的都跑过去了。渐渐地，队伍扩大起来。几个羞涩的同学，面对着那个热闹的场面，有些不好意思，只好退了出来。我自己也属于这类人。后来许多人学会了跳舞，我却一直是舞盲，直到现

孙郁

夏家河子

在，还不及格。多年后与妻子说这件事，她说我过于拘谨。说是拘谨，也是很对的，那时候对于开放的生活，一时不知所措。

改变我们思路的是报刊上的文章。1978年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有同学对于讲义里的思想便开始怀疑起来。几位年龄大的同学，思路活跃，有时候在一起聊天，吓得我不敢开口。比如言及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坛，我的思路都在书本上，他们却有另类的理解。对于历史的看法，溢出了当时的语境。有人提及了胡适，有人推荐尼采的著作，阅读的天地也随之宽广起来。

数学专业一位王姓的同学，是我的老乡，身上带一点诗人气质。他有点不务正业，常写一些小说。那些作品的调子有点阴郁，投稿多次，却不能发表。我把他介绍给自己最崇拜的叶老师，希望指点一下。叶老师是杭州人，三十年代在林语堂主办的《人间世》发表过文章，在国内鲁迅研究界有一点名气。他看了王兄的小说，认为不错，就悄悄地对我们说，这作品有亮点，看看文坛有没有伯乐吧。类似的作品，过去没有人敢写。王兄总能借到一些未曾见过的书籍，有时转给我。他谈起海明威、契诃夫，眉飞色舞，并讥笑当时的几位流行的作家的浅薄。有时候约我到海边聊天，也愿意把最隐蔽的思想透露给我。他不太喜欢数学专业的氛围，希望到中文系来。那时候学中文，有一点时髦。文学的力量，好像是重要的。而我们的梦也有点离奇，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也出来了。

在学校的一年，对于文史哲只能是一知半解，看的书实在有限。大家喜欢写作，然而还带着镣铐，出笔缩手缩脚。暑假期间，我有了去文学杂志实习的机会，经常往返于夏家河子与城里之间，帮助编辑看看稿件。那时偶尔也能看到名家的手稿，读起来大开眼界。有一次主编转来了谢冕先生谈诗的文章，有点别林斯基的味道。文字讲究，内觉能够抽象出一些学理，真的漂亮。才知道，批评的文章应是美文。我的审美的天平，就这样倾斜下来。

同学中也有特立独行的，美术专业与外语专业的同学有点时髦，学中文的则散漫一些，与时风格有点距离。班里有位老高同学，大概是逃课最多的人，平时喜欢研究文章之道，写点散文和小说。考试前看看别人的笔记，便犹如神助，还成绩不错。老高一般不参加各类活动，看到我忙些杂事，以为是真正的“没有意义”。他看不上死读书的人，觉得过于迂腐。因了不迷信书本，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后来写了许多好作品。几十年后，他创作的《闯关东》《北风那个吹》几部剧本，都有力度。这是我们这些书呆子写不出来的。

但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领悟力，看重的是学历和所谓学问。我的朋友王兄大约也染有相似的情绪，不久我们两人再次高考，去了不同的学校。他成了批评家，只是小说不写了。见面的时候彼此自嘲：做了学问，还不及夏家河子的一些老同学，除了写点读后感，别的武功都废了。

三年前王兄去世，引发了我念旧的感伤，便让一位朋友送去花圈，遥寄哀思。想起当年一起在夏家河子的日子，好像都在梦中。我想，如果他一直像过去那么写下去，可能会有很大的成就。可惜，我们都迷信学院派，后来未能再做年轻时时代喜欢的事情。得失之间，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夏家河子的海水很好，每年七八两月是游泳的季节。但学校的一位年高的老师，天还冷着的时候就下了海。那时候冬意未尽，老人却淡定自若，神带仙气，在水里变换着姿势游来游去。许多同学试图也随之进水，都吓了回去。如今想来，那水中的独影，真的是海边的奇观。离开学校这么多年，时常想起那片引幻勾魂的海和几个有趣的人。在寒潮里击过水的人，悟得出冷暖之经，阴阳之纬。可惜，冬泳的本领，我一直没有学会。

2018年2月5日

